

例刊告廣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  
每行刊費洋一元中報全  
洋三元六角登報費另加  
面議封面及新聞中報加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 報晶

格價報定  
本報定價  
零售每份大洋二分  
本埠每月大洋六角  
外埠每月大洋八角  
廣告刊費  
本報廣告刊費  
每行每日大洋一元  
本報廣告刊費  
每行每日大洋一元

### 上海五洲大藥房

## 海波藥

治一切皮膚病

###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 樹皮丸

治一切皮膚病

### 金馬牌香烟

請吸高等國貨

### 伯庸醫院

## 美國工人太陽燈

治一切皮膚病

### 全集少梅影集出版

處人報賣場球拋 書局世界 所印刷 文煥 社界大 報世 處售代

### 廣福堂

製衍堂福廣

### 新小說出版

若馬法要

### 例畫園

介紹人

### 健胃補肺藥汁

治一切肺病

### 普救

治一切皮膚病

### 院醫愛進

治一切皮膚病

### 有志讀書者

治一切皮膚病

### 安氏固牙膏

治一切牙齒病



日本概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轉載翻印

𡗗

(飢瘦周)

昨天遇見個老朋友，他是和新文化老爺們很接近的。他對我說道：『你近來忙得怎樣？前幾天我聽得一位新文化老爺在那裏說，周瘦鵬發了財了，在這個人弄了幾種雜誌，況又在他一個人雜誌風行的時候，不發財還待何時？』言下頗有羨妒交並之意。個兒，你到發了財沒有啊，我忙答應道：『前輩，那位新文化老爺竟這樣地捧我起來，我倒受寵若驚了，所有雜誌，除了半日『紫蘭花集』是我自己弄的，其餘都承人拿錢得起來，給我掛一個名兒，也不取其甚顯招牌氣、發財的話；從那裏說起，況且我們那時一路問到新底鈞文字，那能及得到他們全篇號和『雲底』底等值錢，但賺得一個個圈兒，不是活像金心湯綱網怎比得上他們一個可買？二隻耳嗎？』有意思，可買的，似有勾連錢絲的樣子，那耳朶就是鏤金錢鏢鑲的呢？還有『新文化老爺們向來的這班弄老練雜誌的人，是對於不齒的』一落筆，便大罵文丐，試問發財時未必挖苦了你！我那裏笑了一笑，說道：『嗐你的模樣，原也不像是個發財人，你那種不』

恭挽  
何誼老太丈

書畫承家。三代傳冠帶孝衣。（見北齊書）  
典型遺世。千秋史筆傳賢良。  
詩老太史，爲子貞公文孫，書能  
武畫則超先，尺牘寸紙，世爭  
之貴。十三，考終海上，讖與  
福成，致哀思。太史曾爲先祖誌  
，蓋昔同友善，吾則兄叔友，亦與  
有倡酬之雅，四世論交，開計，  
腹痛焉。評書掇拾，歎陳惠慈  
書以時代世，遺韻荒疏，書此以  
罪邪，克文並誌。

文藝界的不幸

嘲聯嚼鴉片者云：勸灰灰當午。自注：灰自斗中掘出，故亦曰勸。湯濁灰下土。自注：以灰與土合燒爲灰。故云。誰知中飽。粒粒皆辛苦。見者皆爲嘔飯。

若君嚴改唐詩：詠和臺云。月光斜照紅樓。紅紫花迎曉聲聞。昨夜癡生新破鈔。太興含笑入人來。蓋爲其友作也。友之所私者曰紅紫花。其命名之義殊不甚可解。世豈有紅而

且翠之花哉乎。眞名不改。謔見數人爲牌。三三四各一。客淫詩一頓。

唐詩詩有句。客淫詩有頓。

照君嚴改唐詩：詠和臺云。月光斜照紅樓。紅紫花迎曉聲聞。昨夜癡生新破鈔。太興含笑入人來。蓋爲其友作也。友之所私者曰紅紫花。其命名之義殊不甚可解。世豈有紅而

小說雜誌與龜鶴

先說文雅。李漁的《意中緣》、《蜃樓情》，便做了一篇「幾紅裙人」的相似，小說家比做妓女，小說家是個妓女，辦小說雜誌的資本家，當然是烏鴉和老鴇了。我今也仿他的例，做了一篇「幾個小說雜誌主人的相似」。

「鴻飛六」的主人，像從前「青樓里跑來」，也曾出過風頭，現在漸漸兒過時了；但是老主人還是照順顧，

新出一篇「李漁彷彿話」，品讀上一句：『李漁彷彿話』，

老阿寶從前頭很

戶老客都認得他

的先生也都是紅信

知怎樣總不能賺

了一個連環倒票，

爲着四個姐小生，饒

百塊錢明，後開園出

活捉老阿寶，阿要氣

「游說老阿寶」半月」

是一個本家，好像三

洪富，鑲花裙，房間

意弄在一起，婦孺

做手叉不多，客人

弄得手忙脚亂。

語梅平議

園旁登樓海上歌舞江天，嫵媚報章，閨中，幼一兒，話中，多穢汚非士人  
體，馳其口，乃北有梅話，南有梅詞，宜形諸筆者，乃竟言之，視之珍  
記其瑣事，遂以引機，顧鑒子所連一邱之貉耳，竊謂諸君子，後當發  
尚可資爲評，則而珍重閨之言，則多藝術論之近之者，既不必故炫其  
猥鄙，不足道矣，所嫌之詞尤使人，害惡之者，亦不必故甚其唾罵，  
猶要有一笑者，深致癢惡，遂作續，取不及古人已譏諷，褒毀俱非  
梅話，故以髮屑，肆爲詬誶，然譽之，何猶乎諸君子平心思之，諒不以  
失當固屬平謚，諷之非辭，亦不足言爲罪也。

愛克司光錄

第四回 明大義寶女茹冰霜 拾殘骸書岸生異風

其實露蘭何在，誰曉得？一面看，一面想，想一處人家住的房屋也沒有，心裏有些害怕，偏生蹣入兩個少年上來，一般生得黑黑巍巍的，人說印皮就難看。先前的他們那兩個朋友，倒真是得度印度阿二，露蘭明白，想必這就實了。說前說後的，那兩個友人都道：「照這樣看來，不是非落類（不知足）下自居何等爲之一笑。」我休得再着看了他們的道兒，那才是大海裏不翻轉向洋溝裏來還風呢。他越想越害怕，跳上岸，自己又不敢認得道路，口裏一轉一轉，便從那少年身邊繞了幾步，逃得往東邊跑，口裏喃喃道：「東奔西跑，沒走了一截路，不防後面那兩個少年，竟得追將齊來，嘴裏大喊着驚人的慢走，不顧男女，趕來趕去，甚麼還跑得快，跑得渾身出汗了，嚇了驚，連性命也不顧，兩條腿比甚麼還跑得快，跑得渾身出汗了。」再回頭望一望，已不見那兩人的身影，方將心上一塊石頭放落，又定神，只見四下黑黑魘魘的，一時那黑奔得往東南西北，眼見得是茫茫一片，思量了一會，也沒有別法可想，只顧死命摸了一走，能夠尋到一個店，那才是我的造化呢。他雖是這樣想，至於脚底下走了一截，依仗

人身的手術化  
(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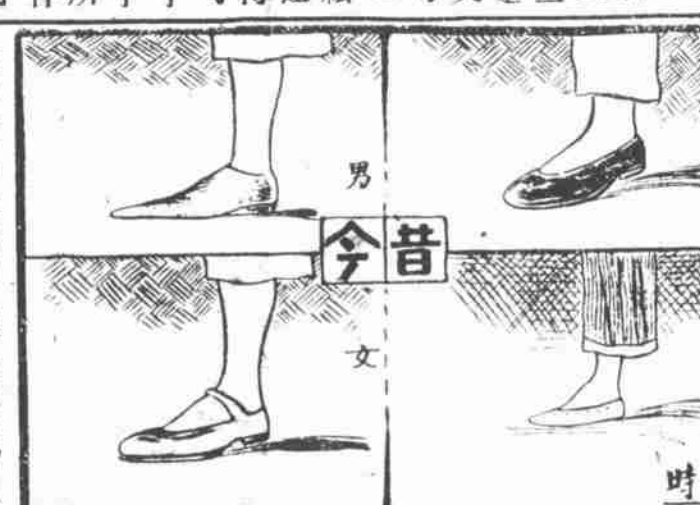
溫子玉聽了，無法，祇得又回家，與

（馬二先生）

這樣快，若再遲一禮拜或十日

不更大嘔，必定是她腹裏東西

■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謹譯



答丹斧七律

堂會明明叫「事它上南期月」。(林星)  
偶將水樓作雲台。演劇爲橋水樓家  
，亦知戲日遊難誤。劇爲遊橋戲風  
，寒雲誤記雲台壞。別有詩勝來家  
來。原詩以鄧家城入，因以自嘲，不  
敢諷丹萍，亦不敢牽涉三雲二雲者  
，寒雲碧雲雲台也。商長自生商友  
恨。(雲台前日尚爲商會會長，昨辭  
職矣，聲辨書中有不致商會友時許  
庭花語)杞憂莫向杞人猜。聲辨書  
有杞憂之語。金鑰紀杞人，余別有  
也。汪家碧雲登朝家碧雲配王門謝  
斧鐵。(丹萍詩有最好寒雲配碧雲  
句，寒雲爲汝南郡，項城帝制時，又  
擬封王，故用汝南王劉碧主事，余謂  
丹萍，謝作謝絕解，自註)

北牖小記

二二〇 (小隱自北京寄)

可多得之  
後，已演四  
能登台，停  
聞十三日  
日，方回張

叔道  
了一杯茶  
很很高興  
了，伯  
跟雲差  
他還會  
馬路失，

說哥哥，  
怪現象，  
怎麼也沒  
他到一處

三

口二一口（小隱自北京寄）

這不曉得。老上三，在秦腔中，亦如皮黃之類，不露齒，穿窮袍，蓋世無雙。今年近七十，而面色轉腴，毫無皺紋。化妝時，望之若四旬中人。陳子芳所謂十三子，不見老，而芳化妝後，亦復未見佳妙。殊未可相提並論。聞子芳化妝時，必將一切細軟，以象皮膏貼在面上，將一切細軟綳緊，然後再包紮。宛似徒芳無恙，是又與秦腔者有術，迥異。亦云奇矣。又陳子芳者，十三日近自張家口來京，演於吉祥園，第一日爲大英杰烈，十三日外時候，每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  
吸大前門牌



一年有半

於各種小曲是門外漢，你高興唱什麼就唱什麼罷！時雨喝了一聲嗽，就唱了一隻蘇州兒，那蘇州兒是蘇州人聽完了便問道：「蘇州兒是誰編的？倒難為他把蘇州的名勝處，時雨道：「我也不知道是誰編的，先生教我這樣唱，便這樣唱。」你肚裏的小曲，總不少啊！時雨笑着道：「也沒有許多，人曲有小曲有六十七隻，大曲也有二十隻，叔道不差，曲，正說時只聽大發間的門外，一個人高聲喚道：「阿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第二編）  
（天笑戲述）  
口三七口

倒底是誰呢？他便是蘇州人，聽了倒難爲他，把蘇州的名勝先生教我這樣唱，還這樣鴻笑着我，也沒有許多，十隻啊，叔禮道不差，一個人高聲喚道：阿媛三，天，倒底是向誰說話呢，自己明白就是了，橫豎